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二十三回 宣愛娘賭詩博趣 燕夢卿書扇留疑

綺思豔句自然生，未必閨閣果有情。天上雲和才泄漏，世間從此憶雙成。

卻說耿忻病勢行輕行重，已到五月下旬。康、荊、合三婦人輪流去與棠夫人作伴，耿朗亦常過宿。雲屏五人，已更換數次矣。這日二十七日，乃云屏侍看日期。剩了夢卿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在家，午間極熱。愛娘縮著矮矮的清水髻，插一枝白玉簪。亮錦衫薄羅裙，拉了夢卿香兒去看彩雲。夢卿手搖團扇，香兒手帕內包著一堆小冰塊兒，來到西廂，不見動靜。屋內悄悄，只有汀煙扶在小魚缸前盹睡，胸前鈕釦半開，露出雪白的嫩肉，襯著鮮紅的抹胸。愛娘道：「這妮子好大膽，不怕被人偷去，不要嚇醒他。」一直走過穿廊，來到看山樓東窗下，亦不見動靜，只有架上鸚鵡讓客。三人進了樓，見彩雲斜靠在一張大椅上，一支腳蹬著腳凳，一支腳曲在椅子上。一上一下，裙子遮不嚴，露出中衣。袖子揷的太高，鐮子垂在腕邊，兩條膀膊，白森森、細條條、肉膩膩，似不可著手。鼻凹鬢角，汗珠兒都含著香氣。愛娘笑道：「好多情致，我見亦愛，何況那人！」因用手將蹬凳子的那一支腳亦望椅子上抬，恰好兩腿如箕，中衣掐成一個兜子。香兒將那小冰塊兒亂灑了一懷。彩雲驚醒，只道耿朗作惡。看時卻是夢卿、愛娘、香兒三人，一邊笑一邊收拾碎冰。夢卿笑道：「幸這冰塊兒都在身上，若在中衣內如何區處？」香兒道：「區區區處，抱著屁股。」於是四個人一齊好笑。彩雲道：「這都是三娘乾的，應該罰他。」

夢卿道：「如何樣罰？」彩雲道：「三娘最愛作詩，定下題目，立成四首，不許更改一字。」夢卿道：「甚麼題目？」彩雲道：「我歸寧時，見村居郊游之樂，擬作人名藥名體二首，未能寫全，又有舊稿上一字至七字體，春秋征婦怨各一首，亦未成篇，今日一並罰了三娘。」夢卿道：「以詩為戲，大是韻事。有趣有趣！」彩雲因向愛娘道：「如何！二娘都說有趣，這詩不容不作矣。」愛娘道：「我作，二娘替寫。」彩雲道：「二娘休替更改。」此時汀煙、渚霞都來，鋪紙的鋪紙，研墨的研墨。

夢卿先在一小箋上寫了「村居」二字，彩雲道：「此用人名，體要五言絕句。」愛娘想了一想，念道：小莊周綠水，夏半菰蒲多。五柳渾青處，撥琴高作歌。

夢卿寫完，恰好莊周、夏半、柳渾、琴高是四個人名。夢卿又在一塊紙上先寫了「郊游」二字，彩雲道：「此用藥名，體要七言律。」愛娘又想了一會，方念道：

蔥青黛色四圍圍，鸞鳳仙鄉咫尺間。

古木通風看天矯，新澤瀉漲聽瀉瀉監

怡心藜蘆香堪食，助鬢黃紅花鬥顏。

日夕當歸情轉切，流連翹首不知還。

夢卿又寫完，恰好青黛、鳳仙、木通、澤瀉、藜蘆、紅花、當歸、連翹是八味藥名。夢卿復又在一片紙上寫了「征婦怨」三字，彩雲道：「此即用『春秋』二字為韻。」愛娘又曲著玉指，漫漫念道：

春春，添興愴神。悲去日，憶征人。戍樓萬里，驛路千旬。對月陪孤影，移花護病身。夢是黃雲白草，妝庸綠黛青顰。幾回漫把魚書展，酒不傷多懶入唇。

秋秋，綠淡紅浮。腸已斷，恨無休。風寒蠶帳，露冷兜鍪。刀尺程催急，腰支壯健否？欲寄閨中舊約，恐招塞外新愁。畫閣何時聞露布，征衣不日解吳鉤。

夢卿又複寫完，香兒此時雖未能十分明白，卻也解釋得一二。彩雲看畢，拍手道：「妙妙！雖得三娘如此敏疾，今日罰得著也。」因教汀煙用冰水浸涼了一盤白巴達杏來，四人同用。

是時彩癩、彩菽、彩葑、紅雨一齊來尋渚霞。彩雲道：「正好今日俱都無事，你們何不唱幾個詞兒，給三娘謝作詩之勞？三娘自有賞賜。」彩癩道：「我不要甚麼物件，只求三娘作首詩，亦求二娘寫一寫。」彩雲道：「這卻不難。」彩癩乃輕回楊柳，漫啟櫻桃，低聲唱道：鳳髻金泥帶，龍紋玉掌梳。去來窗下笑相扶。愛道：「畫眉深淺入時無？」弄筆俚人久，描花試手初。等閒妨了繡工夫，笑問「鴛鴦兩字怎生書？」

彩雲道：「唱得好！不用絲竹，益顯歌喉，勝卻白家樊素矣。」愛娘道：「五人內惟彩癩唱的最好，只是這一首詞止當得求我作詩，若求二娘寫字，還須再唱一個來。」彩癩因又唱道：

曉妝初過，沉檀輕注些兒個。向人微露丁香顆，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。羅袖??殘股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腳繡牀斜憑嬌無那，爛嚼紅絨，笑向檀郎唾。

愛娘道：「益發唱得妙絕，只是先唱的分明是說四娘，後唱的分明是說五娘。竟求五娘作詩，四娘寫字為是。」香兒道：「五娘的詩與三娘的詩，我不知誰好。但我的字如何替得二娘？」愛娘道：「字便是二娘替你寫，難道詩我亦白替五娘作不成？」香兒道：「你們姐妹如何也分彼此？」愛娘笑道：「正是。若說姐妹，則五娘替我的去處甚多，早間替姐姐陪姐夫言言笑笑，晚間替姐姐陪姐夫雨雨云云，豈不值一首歪詩？」彩雲聽了，手拍著愛娘的肩膀道：「當著二娘，只顧報功，這是教二娘替你作詩的意思，只怕二娘不允。」愛娘道：「自然不允。你既私通了三姐夫，又去私通二姐夫。你看二姐姐可象你三姐姐爽快豁達麼？」香兒道：「既是當替，三娘就作。」愛娘道：「這番我替了他，早晚間好教他常替我。」因命汀煙研墨，彩癩便將一柄湘竹白綾折疊扇鋪在夢卿面前，夢卿執筆在手，愛娘才待要念，彩雲道：「二娘書法風流婉麗，如美女簪花，見之可愛。其實有筋有骨，又如利金百鍊，不可屈撓。秋間我將這樓上作為靜室，必須二娘寫一副字，或箴或銘，一則有益心身，二則可以臨摹，不知如何？」愛娘道：「甚好。恭喜燕先生又收了一位門生，恰好一個姓任，一個姓平。任字借作倚任之任，平字借作憑依之憑。俗語雲，若要會，須得與師傅睡。你兩人以後任憑燕先生可也。」

三人聽畢，都不覺好笑。香兒道：「閨閣中善書者亦傳名否？」愛娘道：「如漢之皇甫規妻馬夫人，晉之羊衡母蔡夫人，李矩妻衛夫人，庾亮妻荀夫人，邴？妻傅夫人，王羲之妻邴夫人，王凝之妻謝夫人。北齊之魏夫人，元之管夫人。都皆善書，都皆傳名。若二娘再纂習精專，將來也要稱明之耿某妻燕夫人了。」夢卿道：「要笑足了，有詩念來罷。莫非作不出，故意俄延時刻？」愛娘道：「為甚作不出？」因隨口念道：西樓小月片雲浮，夢卿停筆道：「此句似誰的舊作？如何雷同？」愛娘道：「詩人意見相同處甚多，一句半句，不算雷同，但寫不妨。」

夢卿因照依寫下，愛娘又念道：碎竹橫窗疏影柔。淒枕孤幃寒醒夢，雞聲幾處促更籌。夢卿寫完又說道：「不但前一句現成，這後三句也有些來歷。」彩雲乃大笑道：「好不知羞，硬將我的夜月迴文詩偷來作為己物，可笑可笑！」香兒道：「三娘原來是積年老賊，不是大伯父，早被耀武營鎖拿了去。」彩雲將扇子看了一回，遞給彩癩道：「造化，你這一柄寫的甚好，千萬不可破損遺失。」

彩癩歡歡喜喜接扇而退。時已日色平西，遠山雲起，涼風徐來，四人都移在穿廊邊。鼎兒、養氏將晚飯送來用畢，香兒道：「大伯母家侍女僕婦僅足使令，但與你我不甚相熟。有時屢叫不應，有時一呼百諾。若莫我們一日帶一個去的方便。」正說間，雲屏回家四人迎出西廂。雲屏便也到看山樓下，脫去外衣，乘涼露坐。因說道：「今日大伯母說，家內人多，斯靠服事，你我不甚得力。且丫頭們將來也是要分散的，莫若先分幾個，可以隨去隨來。今日我得了一個半大的，今年十七歲，名叫綦綦，因他要將衣裳鞋腳整理了再來，故未曾帶回。三娘是個年齡最大的，今年十七歲，名叫怡怡。四娘的也是十六歲，名叫芊芊。」

五娘的也是十六歲，名叫輕輕。只有二娘的最小才十四歲，名叫猗猗，都生得好。」四人聽得，各自歡喜。只因這一來有分

教：台岳桃源，流露出一番情致。瓜田李下，免不了無限猜疑。